

华语比较文学

朱崇科 著

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

上海三联书店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0YJA752042)部分成果

华语比较文学

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

朱崇科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语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朱崇科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4

ISBN 978 - 7 - 5426 - 3758 - 1

I. ①华… II. ①朱… III. ①华文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亚洲—现代 IV. ①I30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0200 号

华语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

著 者 / 朱崇科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40 千字

印 张 / 13.1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758 - 1/I · 564

定 价 / 32.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永远离散各地的华人前辈

致读者

热带雨林(tropical rainforest)是指分布于赤道及两侧的潮湿地域中,四季常绿、湿生性、高逾30米的乔木,富有粗茎的藤本以及有木本、草本附生植物共生的雨林。其间动物种类亦繁多,往往珍奇活跃。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南美亚马孙盆地,非洲刚果盆地和东南亚一些岛屿,中国的西双版纳、台湾南部和海南岛南部等地。它在调节生态平衡中功不可没。

科学家指出,单纯依赖热带以外森林的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经典或传统的生物学规律和概念无疑是残缺的,将之生搬硬套热带雨林,更平添许多不可思议。因此,他们预测,如果深入探勘热带雨林,或许会完全改变原有的生物学观念,甚至借此造福人类。

热带雨林论丛(Rainforest Books)则立足这种丰富可能性,或重新捡拾散落各地的离散中国性,或记录大陆与区域华文文学的互动与对视,或呈现文学本土的嬗变与游离,或想象历史另类的美好与丑恶,无论如何,算是以强有力的边缘消解中心,同时也建构可选择的话语。

我们着力考古,我们大力推介,我们强力想象。让热带雨林论丛成为一种盲目自大的反拨,宏大叙事的反动,更成为华文文学无限美好可能性探寻的一种图腾。

王润华 朱崇科

2007年初

关于“知域”的思考：对话“知域”和“地域”

滨下武志教授序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将“学知”、“民知”之类的因不同场合而呈现出不同表达方式的知识与“地域”这一概念整合成为“知域”，并试图通过“知域”这一概念把时代思潮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解读为两者的紧张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这里所说的“知域”，与其说是明确定义的社会科学概念，倒不如说是将迄今为止的思想和历史领域中单个讨论的各种问题置于一个共通的场域中。对这个场域中生成的各种杂糅的组合进行综合考量，由此建构起新的课题研究视域——“知识的空间”。

换言之，“知域”不同于以往的个别地、精细地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是试图进行逆向思考。也就是说，知域是这么一种智慧的设置：为了能联系性、综合性地分析问题，它将种种问题作为一个在时间上持续的复合问题群去把握。

进一步比较“地域”与“知域”的话，“地域”是表示社会性行动范围的空间概念，而“知域”是表示认识的地域范围及其依据的空间概念。据此，针对至今仍在进行的“亚洲是实体的亚洲还是思想的亚洲”的两分法讨论，将二者合为一体，在复合的视域中进行讨论就有了可能。

综合考虑的话，将知识的“知”（认知）和地域的“域”（空间）组合起来构建认知空间，据此，一方面设定知识的存在，将其普遍性在地域性空间领域进行划分，由此试图对其进行限定和条件的附加。而另一方面，能够畅通无阻地讨论地域空间，在朝着看似不一

定有明确概念这一趋势发展的过程中,尝试将二者融会贯通。这样的框架就是“知域”。

如果从知识的视角出发,与学智和民智之类的学识领域相对的,探讨知识应有状态的研究领域也会开始出现。如今,“知”被“地域”附上了特征和条件而成为“知域”,据此考虑的话,正如西洋知识、东洋知识和南洋知识等表现出的那样,汲取地域中固有的知识和思想就成为可能。同时,地域的知识脱离其所在的地理性空间,向外扩张,被不同的地域接受,成为“知域”。

“知域”和“地域”的原点与离点相互交融的同时,各种水平上的“知域”和“地域”的交汇的过程,不再是一直以来思想家研究的思想史了,而是使得在历史中定位时代思想成为可能的思想研究。一方面,作为思想研究的对象,知域为时代思想在历史中得到回馈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能性。同时,作为学科上相互区别而形成分类的知识,因为另外又被赋予了知识的地域性,所以作为在地域中产生的知识,对时代性和历史性做出回应就成为可能。

在朱崇科先生已经问世的著作《本土性的纠葛》(2004年)和《考古文学“南洋”》(2008年)中,我就一直关注着著者对于“知域”的思考。我也期冀能从本书《《华语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中继续领悟地域和知域的重叠、交错、竞争、紧张和复合的关系。

2011年12月24日 于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张婧译,滨下武志校】

◎ 滨下武志教授(1943-),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曾任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等大学教授,现任广东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著述宏富,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知域」を考える:「知域」と「地域」 が通じ合うこと

濱下武志

私は近年、「学知」や「民知」などと場によって異なる表現をとる知や知識を、「地域」概念と重ね合わせて「知域」と表わし、この「知域」を通して、時代思想と歴史との関係を、因果関係としてではなく両者の緊張として捉えようと考えている。ここでいう「知域」は、必ずしも明確な定義を持つ社会科学的な概念ではなく、むしろ、これまで個別的に議論されてきた思想と歴史におけるさまざまな問題を、いわば、ひとつのあるいは共通の場に置いてみ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こに生ずるさまざまな複合的な組み合わせや、それらの総合を考え、それによって新たな課題検討の地平を考えようとする「知の空間」を想定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別言するならば、「知域」とは、これまで個別的に分析されてきた問題や、細部を精緻に分析するという方法とは異なり、むしろ逆の方向を考え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すなわち、さまざまな問題を時間的に継続するひとつの複合した問題群として相互的にあるいは総合的に捉えるための知的な装置ということもできる。

さらに、「地域」と「知域」を対比的に表すならば、「地域」は社会的な行動の範囲を表わす空間概念であり、「知域」は認識の地域的範囲とその根拠を表す空間概念である。これは、これまでお

こなわれてきた“実態としてのアジア”か“思想としてのアジア”かというアジアを検討するための二分法に対して、両者をひとつの複合する視野において議論することを可能とするであろう。

まとめて考えてみると、知識という「知」(認識)と地域という「域」(空間)とを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で認識空間を構想し、それによって、一方では知識が持つと想定される普遍性を地域的に空間領域で画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限定したり条件づけたりすることを試みる。そして他方では、地域という空間が融通無碍に論ぜられ、そこには必ずしも明確な概念が無いかのような傾向に進んでいく中で、両者の往還を試みようとする枠組みが「知域」である。

もし、知識ということから出発するならば、学知や民間知、など学問分野や学科に対応した知の在り方を検討する領域が見えてくるであろう。そして、いま「知」も「地域」によって特徴付けられ、かつ条件付けられているものとしての「知域」を考えるならば、西洋知や東洋知あるいは南洋知などによって表現される、地域に固有の知識や思想をくみ上げ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同時に、地域の知識は、その地域としての地理的な空間を離れ、外に向かって拡大したり、異なる地域から受け容れられたりする「知域」となる。

「知域」と「地域」の原点と離点とが相互に往還しつつ、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知域」と「地域」が交差し合うという過程は、一方では、思想研究の対象としての知域が歴史にフィードバックすることを方法的に可能とするものであり、これまでの思想家研究の思想史ではなく、時代の思想を歴史のなか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を可能とする思想研究となる。同時に、学科として相互に区別されて構成され分類された知識は、地域において生きる知識として、改めて知の地域性が付与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時代性や

歴史性を回復させることになる。私は、すでに『本土性的糾葛』(2004年)、『考古文学『南洋』』(2008年)を世に問うている著者の「知域」にこれまで注目してきたのであるが、本書からも、地域と知域の重層、交錯、競合、緊張、複合を読み取りたい。

2011年12月24日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绪 论

华文文学,即使暂时刨除中国大陆文学,其实同样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美丽新世界”,但就目前华文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对华文文学的重视度、判断力以及开掘程度都有待提升。甚至相反,我们对这个学科的认知和研究在坚定向前的基础之上却也散布着误读以及不屑。正所谓,关于文学的学问,有句顺口溜——“一流学者做古代,二流学者现当代,三流学者搞海外”。深刻反省这样的误读,原因方方面面,但在剔除外行对此学科的相对肤浅的无知和自大带来的盲视以外,窃以为,我们更应该扎扎实实做好自我的本分,一方面,努力于世华文学研究这座大厦增砖添瓦,另一方面,也需要时常“三省吾身”查漏补缺,深切探究学科内部自身的诸多问题,简单而言,从宏大的视角思考,可能的问题有:问题意识更新的缓慢,第一手资料掌握的不足,对其他学科反哺能力的薄弱等等。^①

毫无疑问,反省问题和缺憾的手法有多种,既可以积极主动加以建构高屋建瓴,又可以正面出击对问题进行生发点染仔细批判,

① 需要说明的是,从反省既存问题视角进行有侧重的强调和分析并非要抹杀和取消相关学界前辈(如饶芃子、黄万华等,名单较长,并不一一列及)和同仁们(刘小新、刘俊、王列耀等)已经取得的丰硕成绩,恰恰相反,而是在此基础上借此更加丰富和完善其他可能性。从整体意义上说,这个学科的成熟、丰富和突飞猛进仍然需要所有同仁的不断努力和通力合作。

甚至还可以立足自我加以剖析,本文则采用最后一种方法。屈指算来,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华文文学论文开始迄今,笔者从事相关研究也已十余年了,在此其间,虽略有成绩,但教训多于经验,所以不揣浅陋献丑自剖,原因在于:无论如何,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缕述思考的过程并加以深切反思,或许对于后来者不无裨益,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但如果对同行和更年轻的朋友有所启发,则更是言有所值了。本文主要从两大层面展开:一、为何以及如何发现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二、如何展开可能行之有效的实践。

一、为何以及如何的问题意识?

众所周知,一个学科得以安身立命并且细水长流不断延续的重要基础就是在于它能否形成强大而有效的研究范式(paradigm)^①,而且,卓有成效的范式可以连续转换和不断更新,从而使得这个学科保持充分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研究范式形成的基础则是对该学科问题意识(problematics)的不断发现、创造以及更新。同样,更进一步,如法国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所言,文学中的“职业批评一般是由对事物有所认识的思想诚实的人进行的”。^②而华文文学研究似乎和上述要求颇有距离。

长期以来,华文文学研究并未获得和它的宏阔的指涉范围相对应的地位和话语权,甚至偶尔也会惨遭方方面面的蔑视。简单反思一下,除了该学科相对年轻、需要累积“生命值”以外,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相关学界和研究者对问题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对

① 无疑,最著名且不乏争议的论述来自库恩(Thomas S. Kuhn),具体可参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和库恩著,纪树立等译《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等论述。

② [法]蒂博代著,赵坚译《六说文学批评》(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88。

漠视。如果从历时的视角进行考察的话,华文文学研究问题意识范式也发生了数次演变:第一个层次是资料累积阶段,更多是介绍性的,往往很难谈得上有敏锐和深刻的问题意识,但对于该学科筚路蓝缕之功却值得赞赏;第二个层次是借助部分资料、思潮、理论加以整合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偶尔可以呈现出相对优秀的思考成绩,但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宏观加微观的整合性思考,在论断中也不乏错漏;第三个层次则是在尽可能掌握第一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有着相对精深的了解,加上自己研究优势的帮助可谓如虎添翼,因而可以产生出有助于研究对象本土学界的上佳问题意识。当然,这三个层次不是截然区分的,也不是完全递进和取代式的,大致而言,今天的华文文学主流研究居于第二个层次。

结合这三个层次,目前在这个学科最令人担忧的研究问题之一就是“打游击”,根据别人提供的一些资料和受限制的二手研究加以整合,身居大陆、想象外洋,炮制出不少貌似论文但含金量不高的文字产品。举例而言,如果研究 20 世纪上半段的马华文学,不去认真好好利用有关报刊(往往是缩微胶卷)进行地毯搜查式的文献搜集、分类、整理和细读,而是单纯借助于文学史家方修整理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高谈阔论,这样的后果不仅只是仿佛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跳舞——备受限制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失去某些文学流派起源、发展的微妙可能,比如,新马华文文学现代性的萌蘖生发与流动变迁等。^①说得严重一点,类似的研究不仅让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轻视,而且由于沉醉于闭门造车长期难以提供推动学科发展的新名词、新理论,故也常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所漠视。更为难堪的是,由于对所研究对象缺乏充分的感知和理

① 如方桂香著述的《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新加坡:创意图出版社,2010)就意识到此问题,并对新华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做了初步探索。

解,往往因为过于外行也会为研究对象所在的本土学者所鄙视。这样一来,甚至会从外围威胁到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也因此更加凸显出该学科问题意识找寻和创造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一) 何谓问题意识?

在我看来,华文文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培养和确立其实相当艰难,远非外行所认为的“三流”二字能够概括。因为由于是研究范围广阔的文学(无论是地理板块,还是文化差异),往往超出了大部分中国大陆学者个体自身的知识范围和框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下身段、虚怀若谷、吸纳百家而后开拓创新。

1.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能力。毫无疑问,如果是涉猎华文学研究,即使想小有所成,也必须具有跨学科能力和视野,否则,得出的研究结论必然是褊狭的或者至少是业余的。当然,如果把视野拓宽到“比较诗学”,则所需跨越可能更复杂,比如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则成为其“研究视域的基本内涵”。^① 我们不妨稍微梳理一下华文文学研究跨学科中的大致所需学科:

首先,是文学理论。只有拥有相对娴熟的文学理论解读、使用能力,才能够更好地面对各地千变万化的文学实验,对诸多文体的考掘,尤其是叙事的技艺对症下药,得出准确、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判断。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理论并不能包治文学的百病,实际运用中还需要根据各地特色进行灵活调试与变通;同时,这些理论更多还是起到工具性的作用的,不可本末倒置,除非是要研究纯粹理论。

其次,是文化人类学。华文文学所处的地区和国家往往是文化混杂区(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并存),或者也往往是殖民地(如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等),其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往往添

^① 杨乃乔著《比较诗学与跨界立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43。

加了中华文化背景之外的诸多异质性,我们需要对这种混杂性(hybridity)加以研究。比如,研究马华文学,还是需要对马来文化、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有所涉猎,否则,一旦涉及本土文化,外地研究者很容易放过其微妙内涵。

第三,是与文学相关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①,尤其是华人所经历的复杂历史。了解不同时期的时空的华人发展史,才会明白文学创造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场域(fields)的变迁。这样才会真正理解影响文学生产的诸多要素,实际上,在许多华文文学的产生区域,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文史涉猎和研究往往是不分家的。

不难看出,单纯从学科的跨越的多元化角度积累来看,华文文学研究明显要比一般的文学研究复杂、艰辛。真正的学者,尤其是本学科的研究者,才会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从修炼内功开始,而非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被逼转战。

2. 本土感知以及实践。一般而言,研究华文文学必须到研究对象的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考察(field work),否则,作为一个外来者,你很可能只是一个外行而难以真正发挥外来者的客观性(outsideness)。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有和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的本土化融入、心神共振才能让一个外来的研究者变成知根知底的内行,否则,所谓研究往往更多只是一种虚假的隔靴搔痒式的想象。反过来,只有深入调查,才可以深切感知本土社会、文化、民众、历史的温度、厚度与可能问题。

同样,也要对本土研究的第一、二手资料进行深刻、全面和细致的解读(尤其是前人的经典研究和一手文献),这样才可能在别

① 相当经典的论述可参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人的研究基础上迈出独特的一步。易言之，我们只有对研究对象有了整体性的观感，从各个层面展现出我们对当地主流华文文学及其研究的熟稔，才能够在此框架和视野下对个案和现象进行深挖细掘。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某些大陆学者的华文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学术规范，文献综述残缺不全甚至付诸阙如，比如研究新马华文文学，则势必需要考察本土学者的研究业绩并加以有机借鉴，但实际上，有些研究往往由于资料限制而其实更多是一种对既有文献与观点的转引，从其有限的注释上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有些论文甚至对中国大陆同行的某些优秀研究视而不见，既不真正吸纳前人的优长，又不警惕重复劳作乃至剽窃的危害，这样的实践如何产生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意识？

（二）华语比较文学及其他。

目前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可谓是吊诡重重，一方面，因为缺乏文学文本资料和对研究对象的深切文化感知而喜欢“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却又喜欢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比如，有些华文文学研究者往往喜欢把大陆文学踢出去，以为这样可以保护既有的一亩三分地势力范围，孰不知这样的操作其实更是自我排除。

为此，我提出“华语比较文学”^①这样的概念，强调大陆文学和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互动关系和更多可能。简单而言，这样的概念其实也可以按照与大陆文学圈的亲疏远近区别加以处理。

1. 延伸文学内在。从此视角说，“华语比较文学”其实本身就是大陆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比如，和大陆文学血脉相连的台港澳文学。我们的文学史往往容易忽略这些区域文学的独特性以及和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互补关系，即使有极个别教材或论著注意到

^① 拙文《华语比较文学：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